

金康深谷绝学作品集

六月飞霜

下

西藏人民出版社

“这个龙某不敢高攀，我这尊土地太小了，在天府的大庙中，我只落得一个看门的地位，天府不管对我多重视，也不会比我现在更自在。”

梅冷道：“龙兄，你也要算算自己的斤两，凭你的那点本事，在天府中能挨到老儿？”

“我不必挨到老儿，但是我知道，在天府中以前高高在上的人，我们也宰了好几个。”

梅冰脸色一沉道：“龙行雨，说好听的，我们是来请你，说不好听的，是命令你去。”

“龙某不是天府下属，不必接受府宗的命令。”

“你再说一声不去，我们就拼着得罪彭连虎也要对你不客气了，府宗有令，带不走活人，就带尸体回去。”

龙行雨冷笑道：“龙某就是跟你们去了，也是变成了尸体叫人抬回来，龙某不做那种傻事。”

梅冷把腰上的匕首刺紧一点道：“龙行雨，你不识抬举，我就只好抬着你去了，这把匕首是淬毒的，见血封喉，我只要往前一送，你就完了。”

刃尖触肌生痛，龙行雨知道这不但是两柄毒匕，还是两枝利刃，他练的那点武功恐怕挺不住！

也就在这个时候，街上又来了一辆车子，车没停，他们也没有注意，因为街上的行人本就很多，车辆来往也不少，他们把车子停在路旁，也没碍着路。

那知道那辆车子竟由后面伸出支钩子，钩住了这辆车子，带得往前一动。

有这一动就够了，龙行雨的一条腿踏上车板，手也攀在车门上，是打算上车的，那两枝匕首也稍离他寸许，车子一动，距离更远了，龙行雨及时踢出一脚，把身旁的梅冷和梅冰踢了出去。

两个女子一滚身起来，要追上来狙击，前面那辆车子上飞也似的飘下两个人，一人一个，接任了梅氏姊妹，正是高人凤和贾若凤，高人凤迎向梅冷，一下子就握住她执刃的手，笑道：“龙兄真好兴子，在大街上陪着两位姑娘聊了半天，走！

走！我们还有事儿要办。”

梅冷挣扎欲脱，高人凤手指上一加劲，只听得骨头勒勒的声响，他竟运用内劲，把她的指骨全捏碎了。贾若凤握了梅冰，她却更狠，反手一送，那枝匕首竟然反扎进了梅冰的腰间，她笑笑道：“梅姑娘，别紧张，虽说这匕首上淬了毒，能见血封喉，但是我那儿有解药，你乖乖的不动，我可以保证你不死，你要自己不想活，不妨挣挣看，只要血见了光，神仙也救不了你。”

她扶了梅冰就往自己的车上走。

梅冷痛得眼泪都流了出来，但她忍住了没叫出声，只是咬牙道：“高人凤，你好狠。”

高人凤微笑道：“我就是不够狠，否则我当场就宰了你，你们私自来京，不来报到，我已经知会在先，就是宰了你，谅谁也不会怎么样！”

梅冷怒声道：“你神气好了，我爹不会饶了你的。”

“令尊从来也没想饶过我，他三番两次地派人找过我不少麻烦了，不知是什么意思，我要找他谈谈。”

龙行雨道：“高兄，有机会的，梅府宗已经来了。”

“已经来了，在什么地方，为什么不先着人知会一声，我不该说他要来报到，但礼貌上他也该通知一声呀！”

龙行雨冷笑道：“人家是来要我们命的，怎么会先行通知呢？”

高人凤一笑道：“我知道梅府宗对我们误会很深，这样子很不好，意气用事，徒增枝节，与大局无补，梅府宗该不是如

此不知识的人吧！我们要找他谈谈。”

说着又对那赶车的车把式道：“两位姑娘被我们接到侍郎府去了，你回去告诉一声，叫梅老婆子自己来接。”

那个车把式一瞪眼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高人凤道：“你赶的是八大胡同留春院的车子，那儿的老鸨子不是梅婆子吗？你回去说一声，两位姑娘被我们带到马侍郎府去了，叫她自己来接回去，这个赏给你。”

他弹出一点银光，车把式伸手欲接，可是那点银光却去势突疾，晤的一声，嵌在他的肩膀上，打得他整个人一震，一条手臂立刻举不起来。另一只手负痛一抽，马正拉着车子冲了出去，他忙忍痛控马，才没让车子乱冲。

高人凤哈哈大笑道：“真没规矩，领了赏银，连谢都不谢一声，梅姑娘，你们要想在京师立足，至少要学学规矩，这是天子脚底下，不能够乱来的。”

他拖着梅冷，贾若凤拖着梅冰，一起上了车子，龙行雨则跨着车辕，飞也似的走了。

街上固然有不少行人，但也有天府的下属和高人凤手下，他们一个个都吓呆了，不知如何是好！

高人凤把车子一直驶到侍郎府的侧房，来到一所房子前才停下，他的手一直握着梅冷的手，带着那支匕首，一直抵在她胸前乳房下面，再深一点就会扎进去，她的眼中一直冒着仇恨的火光。

到了屋子里，高人凤笑向贾若凤道：“浑家，你先为二小姐去祛毒疗伤吧，你那一刀扎得很深，毒性也深入体内，即使能保住性命，恐怕那身功夫也毁了。”

贾若凤冷笑道：“毁了的好，她们就会老实多了。”

说归说，但还是抱着梅冰进

夺下了她的匕首道：“大小姐，很抱歉，你这只手恐怕是毁了，但不至于残废，我下手很有分寸，只把骨头捏裂了，但没有碎，好好地休养一下，三五个月就可以痊愈了，只不过你今后不能拿很重的东西了，非但不能握剑，甚至于也不能拿菜刀切菜，因为你这只手不能用力。”

出乎意料的，梅冷没有愤怒得跳起来，她甚至于没有发怒，只是用平静的声音道：“我不必切菜，我的家里还有不少财产，多得我这辈子都用不完，我不必自己做家事，就有人侍候我，我的手不能拿重，但我可以绣花。”

高人凤点点头道：“这倒是可以的，你能绣花。”

梅冷淡淡地道：“等我把绣花针运用成熟时，第一个就把它刺进你的眼睛，使伤成为瞎子！”

这个女人对他的怀恨已经深到如此的程度了。

梅铁恨来得比预期要慢，他来的人却比预计要多，除了随行的十来个人之外，另外还有将近四十个人，他们几乎是同时以各种方法进了侍郎府。

但侍郎府中却十分平静，没有一点戒备，听任他们长驱直入，府中也有人接待，却只是一些不会武功的仆役。

这种情形令人很诧异，梅铁恨却依然很镇定，他知道高人凤必然已有准备，绝不会设下一座空城以待的，但是自恃人多势众，没放在心上。

泰然直入大厅，只有高人凤和龙行雨迎了出来，拱拱手道：“梅府宗终于来了，请恕在下未曾远迎，若是府宗来到京师之前，预先着人通知一声，在下定然不敢怠慢失礼的。”

话中之意似乎是怪梅铁恨不预先向他报，梅铁恨沉声道：“……”
“谁的必要。”

归在下负责，各人行事有各人的规

则面上，凡事都先知道一下，以免

乱了规矩。”

他居然毫不退步，梅铁恨怒声道：“高人凤，你这是对本座说话。”

高人凤淡淡地道：“梅府宗，在下以为没什么不对，你我各负责一方，互相不隶属，地位是平等的，在下的地位也不低于你。”

“高人凤，你也不照照镜子，居然敢跟本座地位相等了，谁给你这种权力的。”

梅铁恨怒道：“天府只是跟宁王府合作做事，并不是他们的部属，也用不着他们的命令。”

商人凤喔了一声道：“府宗要这么说，高某自然不便再说下去了，只不过高某跟王爷所谈的情形却不是如此，王府告诉高某，天府也是王府所属。”

“你去问问朱宸濠，他有没有这么大的胃口，敢把天府也并归在所属。”

“高某自然要跟王府弄清楚。”

“你不必问了，我现在就告诉你，宁王府所有的事，一切由我们自理。”

高人凤居然笑嘻嘻地道：“我听见了。”

“不但宁王府管不着天府的事，而且宁王府所有的事，都需要透过天府，连你在内，今后都属天府辖制。”

高人凤道：“这个可不能听府宗说了就作数的，在下要等候王爷的一句话。”

“你是说本座的话作不得准，就是王爷、自己下了口谕，高某也未必会接受，因为高某跟王府合作时，就预先说好了，高某行事喜欢独当一面，除了王爷之外，高某也不接受第二人的命令。”

“高人凤，你有没有称过自己有几两重。”

“高某是一介江湖人，除了一个老婆外，无牵天桂，凭我们夫妇俩这一身本事，不怕找不到吃饭的地方，因此我们不必太委曲自己。”

梅铁恨怒极而笑道：“好极了，姓高的，本座今年五十二岁了，还没有听过有人如此对本座说话的。”

“那就难怪天府行事如此蛮横不通人情了，不过梅府宗可以在天山自高自大，却不该跑到京师来发横的，这儿究竟不是你的地盘。”

梅铁恨限怒极道：“好一个大胆的匹夫，来人，给我劈了他。”

他旁边的索天彪说道：“府宗，今天我们可不是登门来打架的，只是给他一个通知，听不听在他，他若执迷不悟，改天再给他教训好了，高人凤！”

高人凤笑笑道：“索老有何见教？”

索天彪道：“府宗今天来，是想让你明白一件事，你不要以为有了王府撑腰，就可以为所欲为，天府的实力不知比王府强多少倍，跟天府作对，你实在差得还远。”

高人凤笑笑道：“我倒不以为自己差到那儿，在京师这一亩三分地上，我认为自己的力量足够了，办起事来得手应心，倒是天府几次派人来跟我过不去，却被我杀得全军覆没。”

梅铁恨气极又要叫人去杀他，却被索天彪拦住了道：“高人凤，我们把好话都说尽了，你不听也没办法，以后自己会吃苦的，不过今天我们以礼而来，没打算动手，你是不是一定要见过真章呢？”

高人凤道：“在下没这个意思，高某行事喜爱和平，从不主动去找人麻烦，人敬我一分，我敬人十分，可是高某也不受威胁，谁要凭势力来压我，谁要是侵犯到我，高某反击时也不择手段，十倍报回去。”

索天彪脸色也不好看，强忍住道：“那是以后的事，但两位梅小姐被你留下来了，今天该把她们交回了。”

高人凤道：“两位梅小姐到京师来玩玩，高某自然要尽东主之谊，由拙荆招待她们玩去了。”

索天彪神色一变道：“你是说不肯放人？”

“高某没这么说，但是今天不能放，各位气势汹汹而来，如果高某放了人，很可能各位立时就要动手了。”

索天彪道：“称扣住两位梅小姐就不太够意思了。”

“高某无意扣人，等各位全回到南昌时，高某自然会把她们的送回去，这几天高某还想招待她们一下。”

梅铁恨勃然道：“你扣住人不放，可威胁不到本座，大家给我杀！”

“梅府宗，你不要两位令媛了？”

“不要了，你杀了她们，刮了她们都行，反正你要付出代价的，梅某既然来了，绝不再放过你。”

高人凤笑道：“这才像句话，什么以札过访，以后再说，那都是骗小孩子的话，高某即使放了人，你们今天也不会好好离开的。”

梅铁恨道：“你说对了，本座这次前来，不杀了你这匹夫，绝不回南昌去。”

“所以高某不放人也是对的，两强终须一决，高某手中总得留两个押头，好吧！府宗说个时间，留个地点，高某会带人跟府宗作个解决的。”

“姓高的，你别作梦了，本座还会跟你慢慢磨菇，等你去搬帮手人，此时此地，就是你丧命之所。”

“府宗，这是马侍郎的府第，大举拼杀不相宜，会引起别人干涉的。”

“本座不怕，谁敢来干涉，本座一起宰了。”

“你不怕我怕，你们闯了祸，可以一走了之，高某却要在此地混下去，总得顾忌一点。”

梅铁恨用手一指道：“上去给我砍了！”

两名使剑的汉子冲上来挺剑就刺，高人凤与龙行雨两人手头放着两碗盖茶，都没有喝过，他们各抄起一碗，迎面砸了过来，那两名剑手的剑技都十分精湛，自然不会在意，就把茶碗劈碎了，可是里面的茶水却溅了过来，溅在他们的头上身上。

也不知道那是什么，汗水一淋上身，立刻就冒起烟，烧得滋滋直响，那两个人负痛抛剑，双手捂着脸直叫，高人凤与龙行雨却一人一刀，把两人腰斩于地。

这一手太出人意料了，高人凤着人送茶出来，每人一碗，里面的确是茶，但也没人去喝！

这两碗是送给他们自己的，自然更不受注意，万没想到他们会在茶碗中盛着别的东西。

照情形看，该是金匠用来熔金的镊水，那玩意儿的腐蚀性极强，溅在脸上如何受得了。

这两个人是海南剑派的好手，剑技既凶且狠，是梅铁恨倚为得力助臂的杀手，梅铁恨今天是存心拼命而来，却也顾忌到高人凤的刀法不弱，所以一开始就遣出了最强的剑手，那知顷刻间就被对方放倒了。

梅铁恨既惊且怒，厉声道：“你们好卑鄙！”

高人凤淡淡地道：“相打无好手，我敢擒下你的女儿，自然也准备你找上门来了，梅府宗，你别以为人多就可以吃定我了，强龙不压地头蛇，这是我的地方。”

梅铁恨气极无语，龙行雨道：“府宗，高总监不愿太为己甚，你现在退出去还来得及，若是一意孤行，还有得你吃亏的呢，高总监早已作了万全的准备。”

这番话再加上刚才被杀的两个人，确是具有镇慑作用的，

与他同来还有十来个人，虽都是一流好手，但他们都萌了退意，可是梅铁恨却不能退，他若一定，就是被高人凤逼跑了的，那对天府的盛名，可是很严重的损失。

再者，他看这所大厅中空空荡荡，除了高人凤和龙行雨外，没有第三个人了，也不相信他还有什么准备，将心一横，厉声道：“一起上，杀了这两个匹夫。”

高人凤冷冷地道：“要上最好是府宗自己上，别支使人家来送命，我这面前三尺就是绝地，只要你们敢过来，定必有死无回！”

那几个人本已前逼到半丈附近了，闻言又退了回去，不安地看着梅铁恨。

高人凤却冷冷地补上一句：“梅府宗，你们今天的来意我十分清楚，但我跟龙兄两个人敢单独出来见你们，自然有我的凭仗，念在同为王爷效力的份上，我还是愿意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，放人一马，你现在立刻带人离开，而且一脚直接离开京师，我会在几天后，送两位令援到南昌，以后天府再要派人到京师，循规矩向我报到，说明此行任务，我自会尽力协助，若你们擅自行动，我就老实不客气，下手办人了。”

梅铁恨真被他唬住了，一时竟不敢轻动，索天彪不安地道：“府宗，依老朽看，今天就算了。”

“算了！我们就这么走了？！”

高人凤接口道：“是的，记住，不仅是离开这个门，而且是离开京师。”

梅铁恨怒道：“小子！你欺人太甚。”

高人凤道：“我够欺人的资格，你身为一府之宗，率师而出，轻入险地，这是你自找的，该受点教训。”

梅铁恨也发现这个年轻人太狡猾，他敢如此托大，必然是有所仗势，只苦在以前对侍郎府太不重视，不知道这儿有些什

么，心中也有了退意，可是被高人凤用话一挤，他却实在拉不下这个脸来走路。

因此他悲愤地长笑一声道：“索老，今日梅某如此一走，以后还有脸在天府中逗留吗？”

没等索天彪开口，高人凤就接口道：“成大事業者，必須要具有兼人之量，忍人所不能忍，天府的順路走多了，也该体验一下逆境的滋味，府宗万不可意气用事，我脚前停着一对尸体，难道不够你三思吗？”

话倒是一番好话，但那是长者教训晚辈的语气，至少出自高人凤之口，让人听来就是这个意思。

梅铁很厉声道：“鼠辈！今天老夫要不劈了你，誓不为人，你实在欺我太甚！”

索天彪忙道：“府宗万不可妄动无名，高人凤一方面故示大方，一方面却故意激怒府宗，分明是要我们上当，府宗还是忍他一忍。”

梅钦恨大声道：“索老，梅某即使粉身碎骨，今天也要跟他拼一下了，我若忍得下这个，不必等人来杀我，自己就该拔剑自刎了。”

索天彪为之一震，与他同来的那些人也是一样，他们虽居于梅铁恨之下，但都是成名多年的人物，平日里在天府中地位崇高，到那儿都有人尊敬，现在等于是被人用棒子像赶野狗似的赶出来，今后再也无法在人前吐气了。

因为高人凤只是一名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卒，就算他的师父凤凰刀贾天化，也不过是个二流的刀客而已，这般窝囊气实在不是人受的。

于是一名使软索枪的汉子道：“府宗说的是，连凤凰刀贾老儿活着，也不配向我们说这阵子话，今天我们如果叫这小辈给轰了出去，这辈子就算白活了，小弟请命去摘下出的瓢儿

来。”

这个人叫刘尚飘，是西川的打穴名家，他这样一表示，居然又有四五个人一起作了附合。

梅铁恨对这些人都是兄弟相称，可见平常的器重，他点点头道：“好！光凭他和龙行雨两个人，随便上去两个也能解决他们了，但是这小子太狡猾了，恐怕他会捣鬼，还是多去两位照应着，今天真要被赶出了门，不仅愚兄要抹脖子，各位贤弟也无颜回到天府了。”

他心中也实在有意思叫几个人上前试试，否则实在不甘心，这下子有人出头，正中下怀。

那边的龙行雨也在说风凉话了：“刘尚飘，不管天府给少们的待遇有多优厚，总不够买下你们的命，我劝你们还是省一省吧！何况高总监年轻有为，将来的前程绝不会比梅老儿差，跟着高总监一样有出息的。”

这番话无异火上加油，要他们这些成名人物舍了梅铁恨，去在高人凤手下听命，那的确是比杀了他们还难过，刘尚飘怒喝一声，挥动软索枪直欺而进，其余三人也连忙跟进去。

高人凤没有动，却是龙行雨先出手，挥刀架住了软索枪，这是一大条像镖一般的铁板串成的武器，顶头的那一技有兵刃，可以打，也可以刺，更可以打穴。

但龙行雨这一刀是拦腰砍上去，软枪一下子缠在刀上，刘尚飘用力一带，想把人带过来，再用另一只空手去点他的穴道，那知道龙行雨竟然一松手，刘尚飘只把刀夺了过来，连忙抖索抛开。

就是这一杀间，高人凤动了，他的刀式并不出奇，只是动作快，像一阵风般卷了过来，手中的单刀一挥，已经把刘尚飘的脑袋砍得飞了起来。

跟着伸手夺下他的软索枪，抛向另外两个人，那两个人本

能地横过兵刃向外一封，高人凤的身形却突地一矮，像颗圆球似的滚过去，横刀劈出，一人双足在大腿处被斩，另一人则是小腹上被一刀掠过，顿时开了膛，肠子都流了出来，最后一人骇极欲退，高人凤的身子又像枪枝般的笔直地弹起来，一刀由后心戳进，跟着一脚把人踢了出去，那人只跑了几步，背后前胸一洞全穿，血喷如愿，俯身倒在地上，就没再爬起来。

高人凤才这样两三个照面，就把四名高手都解决了，整个动作干净利落，一气呵成，好像事前设计好的。

但是事实上不可能，至少用刘尚飘的软索枪去分散两个人的注意是不可能先作设计的，那完全是临时起意的。

这个年轻人连杀四名高手，用的都不是武功招式，他只是动作快、脑筋快、判断准、心手狠而已。

尤其是最后一点，真把人给吓住了，在眨眼之间，一口气连毙四名高手，谁也没这个本事，谁也没这么狠法。

梅铁恨也被他震住了，半天才吐出一口气来，因为自己这边连折了四名高手，居然没看出对方的深浅来，完全是开始时，龙行雨夺刀，造成了几个机会，而这小子也没放过一丝的空隙，逮住机会就狠狠地出手了。他使的既不是武功，也不是招式，只是看准了对方弱点空门，狠狠的砍出一刀而已。

四个人只有一个人断腿，还在地上翻滚，谁也想不到高人凤会干出这种事，连龙行雨都想不到，他居然赶上去，手起刀落，剁下了他的脑袋。

谁都来不及阻拦，看见他的动作，每个人都吓呆了，连龙行雨也不例外，他问道：“高兄，这是做什么？”

高人凤淡淡地道：“不做什么，我只是履行我的话，我说过我身前三尺的地方是绝地，敢侵入者必死，他侵入了绝地，就不能再活着……”

“可是他已受了伤。”

“他只是断了腿，可没断了手，他是暗器名家迫魂手柳永，若是等他痛定之后，想起断腿之根，绘我一把淬毒的落星迫魂砂，我们两人岂非死得太冤枉。”

柳永的手已伸出在地上，手掌握成了拳，变成一团漆黑，可见他手中已握满了毒砂，还没来得及撤出面已。

这种毒砂很厉害，沾上了必死，平时施放时，必须要先戴上手套的，柳永断腿之后，大概存心拼命，连手套都不戴了，存心要与高人凤同归于尽的，那知没漏过高人凤的眼睛，又及时补上了一刀。

其他的人也没注意，看见了柳永握满了毒砂的双手，倒是不能再怪高人凤狠心了，不过对这年轻人的谨慎与狠毒，又增加了一分惧意。

龙行雨钦佩地看了高人凤一眼，不再说话了。

只有梅铁恨咬着牙道：“小子！你好狠！”

高人凤淡淡地道：“府宗这话有欠公允，这四个人是来杀我的，难道我应该站在这儿不回手听任他们杀我。”

梅铁恨被堵上了嘴，这年轻人犀利的词锋使他招架不住，不过经此一试，他发现高人凤只是身手快一点，却不再有其他的花样了，似乎仍可一搏。

高人凤却已看出他的心思，跨前一步道：“府宗，依现在走远来得及，若再有死伤，双方的仇怨结得太深，我想善罢也不可能了，而我对仇人的手段是毫不容情的……”

梅铁恨望着他，对这年轻人他实在莫测高深，而且高人凤的态度愈来愈傲，一点都不客气了，梅铁棍反而不敢轻动了，索天彪低声道：“府宗，我们已经死了六个人，的确不能轻易言罢了，现在唯一办法只有以牙还牙。”

梅铁棍也低声道：“家老，如何以牙还牙法，看他一付从容之状，分明是有了充分准备，只怪我们太轻估他了，刚才那

一战，虽是他利用突击的机会出手，但身手之快，判断反应之快也大出人意料，的确是个不好缠的家伙。”

索天彪道：“我们不必动，只要盯牢他，让我们带来的人在外面动起，也来个大杀一通……”

“那要杀到马侍郎的家人了，行吗？”

“管它呢！只有这样才能叫他无所容身，否则今后天府就无法再混了。”

梅铁恨想了一下才点点头道：“好吧！豁出去干了，我想朱宸濠不敢跟我们抓破脸的，索老发令总攻击吧！”

索天彪朝窗外掷出一枚信炮。

那信炮是一枚冲天炮，虽是在白天，也能发出很亮的火花，而且还在轰的一声后，带着尖锐的呼啸，冲天飞去，信号极为明显，也不容易混淆。

厅外立刻传来一阵颇乐声、决斗声与连续不断的惨叫声，梅铁棍这才露出一丝微笑道：“这下子就是杀不了高人凤那小子，也能叫他无法在侍郎府安身了。”

索天彪道：“但愿那些人能找到小姐才好，否则被他扣住两个人质总是不太好。”

梅铁恨道：“不管她们，反正我是绝不会为她们接受任何条件的，谁叫她们被人家截住的。”

“府宗，这倒不能怪两位小姐，她们是衔命去招唤龙行雨的，谁知这匹夫居然跟高人凤串通好了，反施诱敌之计，把两位小姐掳了去。”

梅铁恨怒道：“活该，丧师辱名，本就该死，这是我天府的律条，她们在高人凤手中已经失败不止一次了，居然还不知提高警觉，一再地上当，就是高人凤不抓她们起来，我也饶不了她们！”

“府宗，实在是高人凤太狡猾了，她们力不能逮。”

“高人凤再行了也不过是夫妇两个人，她们却是挟天府的精锐，仍然栽在对方的手中，这可以原谅吗？”

索天彪还要齐口，梅铁恨道：“索老，你别说了，我的天府律琴是为每一个人定的，她们虽是我的女儿也不能例外，高人凤杀了她们最好，否则我自己杀了她们。”

索天彪只有不说话了，这时颇杀之声已渐稀下来，梅铁恨道：“怎么还不见人前来报到会合。”

索天彪道：“老朽跟他们约定是在一注香内，完成任务到发号处覆令，现在不过才一半时间。”

梅铁恨道：“这侍郎府才多大，那要多久时间，何况现在战斗声已停！就证明任务已完成了。”

索天彪略为不安地道：“也许他们去搜索残余的敌人去了，老朽放的是第三号信炮，规定是尽残对方，鸡犬不留，他们当然需要点时间，才能贯彻命令。”

梅铁恨对这个解释略感满意，但仍然哼了卡声道：“我们发现我们以往的办事太顺利，人都变得懒散了，很多人的技艺只有退步而未见进展，这是很危险的事。”

索天彪讪然地道少“这是老朽督促不力。”

梅铁恨轻叹道：“这不能怪索老，你综理天府总部事务，每天已够忙的，没有精神再去管别的了，本座也有责任，很多人派出去后，坐大一方，就像是太上皇了，锦衣玉食，享受每逾王侯，把壮志都消磨掉了，那里还有余闲去进修艺业。”

索天彪道：“府宗，他们投身天府，为的就是图个安逸享受，否则他们又怎么肯卖命？”

“现在还不到享福的时候！”

“府宗认为什么才是享福的时候。”

“至少要等宁王成事之后。”

索天彪苦笑道：“府宗真希望宁王成事吗？”

“当然了，否则我们还忙个什么劲儿？”

“恐怕这只是府宗一个人的看法，其他的人却未必具有这种想法，他们认为现在才是最风光的时候，一旦宁王举事，不管成不成功，我们都没这么舒服了。”

“这话是怎么说呢？”

“宁王事败，我们就没了后台，混下去都难了。宁王事成，他自己另有一批心腹，不会再倚重我们，甚至于会对我们下手了，那还有现在轻松。”

梅铁恨冷笑道：“那要他动得了，我们会把厂卫抓在手中，恐怕由不得他。”

“府宗，本来厂卫还在我们控制中，最近被冷寒月一搅，厂卫的得力人手都被拔除得差不多了，连费楚天都和我们貌合神离，将来怎么会听我们的。”

梅铁恨微微一笑道：“老夫岂会看不出这一点，我们派到厂卫中的人太跋扈了，嚣张得令人不安，也令人反感，这些人是我以情面邀来帮忙的，我既不方便压着他们，也不好撤换他们，正好借着冷家庄的手为我清理一下。”

索天彪点头道：“原来庄主有这层深意，老朽正在奇怪，厂卫中的那些人为了一点小事，居然跟冷家庄正面冲突，那是十分不智的事。”

“这是诸葛龙献的策，在他的估计中，这是个一石二鸟之计，利用那批人，至少也可以把冷家庄的好手拼掉一半，使他们实力大灭，那知道事与愿违，冷家庄的冷寒月还真有两下子，居然丝毫无损，反而把诸葛龙的老命也赔了进去，倒是始料所未及，幸好我们也略有收获。”

“府宗，那些人只是不太听话而已，可也算是我们的一股主力，这似乎得不偿失。”

“不！他们不是主力，我的主力绝不会放在梁做不驯！的